

四十年前中國空軍留美紀趣(上)

杜前位

搭黃魚車到成都玩

中國空軍留美受訓出國的行程於民國三十三年冬天原擬由成都新津機場，搭美國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所屬的 C-54 型機空運隊，飛越駝峯（喜馬拉雅山）在印度汀江落地改乘火車至孟買搭船赴美，因戰事關係延至民國卅四年八月九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舉國歡騰。空軍留美同學在成都雙流空軍第五十五站的二號營房、三號營房待命住下來。

因終日無事可做，同學們分批至雙流、成都遊玩。雙流距駐地一公里左右；去成都比較困難，三十公里路途步行要一天，幸好雙流空軍五十五站駐有美國空軍 P-40、P-51 飛機，新津駐有美國空軍的 B-17、B-25、B-29 空中堡壘。

這批美軍大多數都去成都遊玩，美空軍要去成都，就站在路邊等吉甫車經過時翹起大姆指往去的方向一指，車上駕駛便停下來讓人搭乘。人數如超過五人便只好等待搭乘十輪卡車，大家以黃魚方式搭乘，每人法幣二十元，讓司機賺外快，我們穿的雖是棉軍服丘八，但上車前交車資毫

不遲疑，因此貨運車對我們極表歡迎。一見到我穿棉軍服的同學，就停車問：「你哥子是不是去成都耍，我們車子上還有幾個空位，要去的話趕快上來，不是同你涮彈子（開玩笑）」，實際坐上去是坐在捆好包裝的貨物上。

抗戰時期有許多小姐願嫁司機當太太或姨太太，司機們跑長途都把太太帶在身邊，坐在前面駕駛室，食住費用全由沿途所收黃魚費用支付，難怪這些司機的太太經常免費旅行。此外，一些跑長途定期貨運的司機，根本不需帶太太，在各站都安置了臨時太太，抗戰時期的司機流行着兩句話：「馬達一響，黃金萬兩。馬達不響，飯碗吊倒」。

我們與美國朋友混熟之後，要去成都玩，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在路邊站在一起，等他們的車一來，把大姆指翹起向美空軍朋友招呼，車就停下來，只要車上還有空位他便會用手向我們一招大聲叫道：「Come On, Let's Go.」上來，我們「一道走」。當時我們對一般普通的英文還可以應付，某次我上車後彼此交談，老美知道我們是同行，我將要去美國加州空軍領航轟炸學校受訓（

To GO U.S., California Air Force. Navigator & Bombardier School Get Training)。到了成都市區，我告訴美空軍朋友在西川招待所吃西餐，那裏是專門供應外賓吃西餐的地方。中國飲食在成都太方便了，春熙路、西御街、北暑襪街、祠堂街等喜歡吃甚麼有什麼，吳抄手、賴湯圓、名噪一時，成都北門外王麻婆賣的麻婆豆腐，又香、又燙、又辣、又麻（放有西康冕寧的名產花椒），色香味俱全。到成都不吃吳抄手（專門賣餛飩的小店）、賴湯圓、麻婆豆腐，有人會笑你白來了。碰上青羊宮趕花會或上元節的日子，更有如北平天橋一樣地熱鬧，小吃的種類有川北涼粉、涼麵、炒米糖開水、藕粉麵茶……等價廉物美，人人都可大快朵頤。

搭便車之外，成都與雙流間僅靠黃包車（人力車）或一人推的鷄公車來當交通工具；我們每次去成都玩都是三人以上同行。晚上回雙流，必須要經過簇橋、太平寺時怕遇見棒老二（土匪）打搶，這些人身上都帶有盒子砲（手槍），插在腰上，外面穿一襲長袍看不見槍械，為了自身安全，結伴同行，少說話，萬一言語拿不順就會惹

禍上身。因此，很少人當天回到雙流的，泰半星期六早上去成都玩，晚上住宿蒲海春旅社，星期天返回雙流。久而久之蒲海春成了我們的特約旅館，公師一見我們就在門口笑臉逢迎，因在走時賞小費多的關係。

我們在待命期間享受空勤待遇，每月發錢較多，花不完。成都平原出美女，因氣候水質關係，那時的華西協和大學、四川大學、甫澄中學、蜀華女中等，每逢星期假日，男女青年軍公教人員，漫步街頭，相當熱鬧，當時在成都的空軍單位有：練習隊（駐溫江）、八大隊（駐鳳凰山）、空軍機校（外南門上桑里）、空軍通校、空軍士校（射擊士訓練班，駐太平寺）、空軍第四飛機修理廠（駐簇橋），還有中央軍校成都分校、空軍第三路司令部（駐紅牌樓），加上美國空軍人員，形形色色，多彩多姿，我們穿軍綠軍服左胸前掛一長方型「空軍官校學生」的同伴之中，有幾位幸運者，他們係來自昆明，外出時有一套英國製的啡噠制服，穿在身上的確很帥，也只有他們才交得上女朋友。這印證了一句話：「人要衣裝，佛要金裝」。

另外一位幸運兒是新疆籍的同學李振明，他追上了成都小姐，在飛赴上海前夕結了婚。這位同學佔了少數民族優勢，家有財產，在他來成都時，政府爲了優待他們係屬新疆航校，特准提前畢業派美受訓，並授予准尉官階，待遇當然比我們學生要好很多。他連國語都講不好，寫字也不高明，但幸運的討了一位美麗大方的成都小姐，令人十分羨慕。

飛滬穿上全新裝備

在成都待命三個多月，直到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上午九時，才由兩架銀白色的美國空軍C-54運輸機，載了我們五十餘位同學於下午三時半飛抵上海江灣機場。上海空軍第三地區司令部派了五部卡車在機場接我們，前往設在司令部大禮堂內的臨時招待所。

第二天，司令蔣翼輔上校訓話，略謂：「大家到美國受訓，在此臨時作客，希望遵守軍紀，維護空軍傳統榮譽。一週內就可搬到爲大家所設的過境人員招待所去住。出去玩時，小心錢財，因爲上海市是一個國際都市，龍蛇雜處，小偷扒手，流氓地痞不少，抗戰剛勝利，日本投降繳械的軍人及眷屬僑民十餘萬人，良莠不齊。政府以德報怨，我們要以泱泱大國民的風度來對待戰俘，不要任意滋生事端。以免不能出國，被遣回大後方，讓親友所不恥，讓同學不諒解，期望大家共勉之」。訓話完畢後，同學全體領到全新的美軍GI (Government Issue) 裝備。

臨時住處在上海市北四川路、海寧路，司令部是日本原來設在該處的特務機構，勝利後政府接收分配給空軍辦公使用。北四川路非常熱鬧，可坐一路電車去外灘、外灘公園、南京路、靜安寺路、兆豐公園。南京路至大馬路間有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新公司，規模宏大，吃喝玩樂，百貨供應，樣樣都有。北四川路上的舞廳、酒吧、夜總會，紙醉金迷。停泊在黃浦江中的外國軍艦很多，夜總會有的紐約、凱福、夜巴黎，夜總會規模

較大者四家；另外靠近我們空軍第三地區司令部的斜對門開有一家俄國餐廳名叫伏耳加 (Vogel) 係以俄國酒命名，由中國人經營，任何人均可進入用餐，全天候供應顧客的中西餐、洋酒及各種飲料，我們前去光顧吃過可口可樂及屈臣氏原汁桔子水。三十八年上海淪陷後，聽說這家俄國餐廳是中共的情報機構，可惜勝利初期政府有關機關對保防未加注意。

飽食終日勤練舞步

一週後遷住新的招待所，三層樓建築，接收自敵偽產業，全部是「榻榻米」床舖，這是頭一遭見到新鮮事兒。原來住在臨時招待所睡的都是單人鐵床，爲了安全起見，司令部特別向淞滬警備司令部特務連交涉增派五名特勤人員協助在住宿處搜索檢查，以免發生事故，要同學們將榻榻米搬起來後，從樓上地板至樓下詳細檢查，假若發現一個老鼠洞或其洞穴，特勤人員就用木棍去通，如有阻塞物將洞堵塞時，便用手電筒照射，將堵塞物掏出，以防日本鬼子離開後放置爆炸物造成意外傷亡。

一切安排妥善後，全體人員才定下心來。碰巧我們住的宿舍距「凱福」夜總會最近，在上海待命期間，每天晚飯後，總是三五成羣，去到喜愛的舞廳，好像上班似的。每個人均利用這段期間學習各種交際舞，以便到美國在受訓期間參與社交活動，增進友誼。抗戰勝利中國是四強之一，國際地位提高能不表現乎？在國外每個人在推展國民外交方面，實在是責無旁貸。

當年在「凱福」夜總會駐唱的歌星，以高曼麗最走紅，她的招牌歌首推「王昭君」，其次則是：「月圓花好」、「夜來香」、「香格里拉」、「夜上海」、「薔薇處處開」，每場到了曲終人散時，大家一齊跳最後的一支舞，舞名「滿場飛」，也由高曼麗小姐主唱。就這樣每天過着輕歌妙舞無憂無慮的生活。高曼麗小姐在上海成了「空軍之友」，來台後她曾在高雄「凱歌歸」、「台南」空軍新生廳「兩處長期駐唱過，歌迷仍多以聽唱「王昭君」歌曲為主，韻味台風不減當年，但歲月不饒人，往日荳蔻年華的美麗女郎，如今却變成徐娘半老，已息唱有年。

乘海鳳凰號船赴美

空軍留美同學於三十五年三月十六日登船啓程赴美，先一日需經駐上海美軍醫院作最後的健康檢查，經檢查通過後才獲准注射霍亂、傷寒疫苗。體檢及格的人在下午去外灘美軍司令部簽證，憑簽證登輪。有一位同學因貪戀一時快樂，得了風流病被判「出局」。

三月十六日登輪畢，分配床位，睡在統艙，床舖係用帆布與繩索綁在艙內鐵桿上，兩個人併在一起，每床各向內外傾斜約四十五度，以便在海上遇到大風浪時才不會從床上掉下來，中午時分電鈴響，大家魚貫進入設在頂層甲板的餐廳，每人取一不銹鋼餐盤，刀叉一副，碗一只，湯匙一個，由船上的K、P（伙伙）向進食的人分菜，頭一餐吃的是豬排、馬鈴薯、生菜、大豆湯、乳酪，至於奶油及佐料等（如鹽、白糖、喝咖啡

專用的乳水）都放在餐桌上，麵包及水菓（蘋果或柳丁任選一種，但只准取一個）、牛奶、熱咖啡、熱紅茶等則用不銹鋼桶盛裝置於餐廳中央，任人自行取用。同時用膳者有美軍眷屬及一般乘客，包括美國來華調停小組的馬歇爾等人，中國人有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駐舊金山總領事張平羣、一位赴美國費城憲兵學校受訓的中國憲兵上尉，其餘的幾人則係赴美求學的中國留學生。

這一艘五千噸的美國軍艦「鳳凰號」(S.S. Marine Phoenix) 在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時從上海黃樹浦公和祥碼頭啓碇，汽笛一聲長鳴，機艙內隆隆的聲音，加上碼頭親友送行祝福聲；美國水兵將繫在碼頭上繫纜柱的纜繩逐一解開，收起扶梯，徐徐地離開碼頭，鼓浪前進。別了上海，離開了這罪惡多多的繁華都市。約莫航行了三個多小時，才出了吳淞口；經過崇明島，晚上到甲板上觀看海景，只見深藍色的大海，茫茫一片，天上幾顆星星點綴着天際，遠處隱約可見漁火點點在海面移動。當晚風平浪靜，再沒有日本兵艦來回穿梭，砲口對着吳淞口、閩北猛轟，「一二八」已經過去，上海市還有日僑等待遣送回國。在這寂靜的晚上又勾起我們對中日戰爭的慘痛回憶，爲什麼不在上海待命期間宰幾個日本鬼子洩恨。夜深了，海風吹來，頗有寒意，急忙回到艙內就寢。

空軍同學甲板相會

第二天早上清晨五時起床盥洗完畢，大夥兒齊集甲板上觀看日出景象，眼見一輪金色的太陽

從海平面升起，實在很美。七時正吃早飯，每人兩個荷包蛋，一塊糖水煎煮的餅，一個蘋果，兩片麵包，兩片鹹火腿肉。牛奶、咖啡自行選用；取食荷包蛋時，伙伙會問要嫩的或是老一點的，現煎現給，任人選用。

餐廳中出現許多新面孔，穿著與我們相同的美式服裝，他們是屬於B-24、B-25編組的人員，計有：張佐橋、張祿高、李生筠、陳宗源、傅俊傑、翟作正、劉承理（來台後於四十一年入空軍官校三十三期習飛行，現已退役在華航擔任國際航線飛行任務）等人；此外，並有領航轟炸官生石玉璽、李福恩、張道爵、常崇坦、雷慶雲、向權、陳嘉績、屈開疆、易錫鳳、許以貴、楊巨川、容正、余質超、蔡昌業、陳尙明（原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的獨生子，空軍官校廿三期飛行淘汰後轉習領航轟炸）等人；空軍機校高級機械班的官佐有：山繼濤（現任華航副總經理）、萬絨麟（現在美國馬里蘭州任德士古公司業務組長）、陶乃甘（現在台，曾任職退除役官兵輔導會炸藥工廠總工程師）、侍國航（曾任遠東航空公司修護部主任）；五期機校正科班的同學則有：萬春源（晉升空軍少將後退役）、謝爲水（現任民航局台中航空站長）、覃春猷、孫忠、徐本勳、吳誠潔、李文生、黃澤培、李昌駒、周基祥、班志河、楊惠春、任映雪、孫鄧錚、郭同海、李時有、熊雄（現改名熊一雄）、賈埔（現在台視公司任課長職務）、歐陽冠寰、吳肇慶、羅大伯（已去世）、危斐琛、劉榮壽、蔣克統、鄭賢謀、金冠周（目前在美國紐約開古董店）、段繼宇（現在加

拿大工作)。好不熱鬧，空軍同學差不多在這艘運輸艦佔了大半席位。

軍艦護航道經日韓

在海上航行三天，第一站在橫濱港停泊，以便接換防的美軍人員。三天中，日夜均有巡洋艦、驅逐艦及掃雷艇沿途護航，以防海上有水雷或海盜出現。夜間彼此用燈號示意連絡，進入橫濱港之前經過東京灣，風浪大作，我們這批第一次在海上坐船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暈船；白天在甲板上曬太陽，迎來送去，歪歪倒倒，晚上睡在吊床上滾來滾去。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總領事張平羣及留學生們，他們坐在甲板上的鐵椅上，似乎被釘子釘牢了一樣，動彈不得。

偶爾餐廳中有幾個人進食，遇到海浪衝擊，船身搖晃不定，不但將盤內菜餚晃出盤外，有暈船習慣的人馬上「哇」的一聲嘔吐，大多數人都已經沒有食慾了。我曾經在餐廳將張伯苓校長扶持到甲板上靜坐，給予一些土產給他開胃；如榨菜絲、五香豆腐干、牛肉乾等類食品，在當時成了無價之寶。

船上設有免稅的軍中福利社，稱為PX (Post Exchange)，賣香煙、糖菓、餅干、汽水飲料(如Coca Cola, 7up, Orange Juice, Pepsi Cola等)；香煙不論牌名每條美金八角，市價美金一元，各種飲料汽水一瓶僅美金伍分，市價售美金壹角。我們年輕小伙子當時對艦上的福利社頗有生意往來。上船前在上海，每人發了現鈔美金伍拾元，美金支票拾元壹張的拾張共壹佰元，

幾十位同學的零用金全部由我負責赴外灘中央銀行具領。

「海鳳凰號」運輸艦在勝利後專門担任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海上運輸工作，經過韓國仁川港，上了幾十位換防的美軍及廿餘名韓國空軍學生，軍艦本身添加油、水及食物補給品，一切完備妥善後，平靜地停泊了一夜，大家亦度過了一個平安夜，睡得很舒適安寧。

美岸歡迎場面盛大

第二天清晨六時啓碇出港，沿途仍有軍艦護航，在海上航行了卅五天，看見了白色的海鷗在海上圍繞艦頂飛翔，這告訴我們距陸地近了；問美國朋友得知要經加拿大維多利亞港 (Victoria Port, Canada) 轉美，航行第三十七天上午十時抵達西雅圖，碼頭上擠滿了歡迎的人羣，樂隊奏迎賓曲，乘客魚貫地按順序下船，先是美軍人員眷屬，然後是美軍，樂隊奏起美國國歌星條曲 (Stars and Stripes) 最後輪到中國同學下船，樂隊奏中國國歌。當奏中、美國歌時，艦上的人，碼頭上的人，全體都保持肅靜，一般美國人不知道中國國歌，但見到中國同學立正抬頭挺胸，他們也跟着一起保持肅靜。

抗戰勝利，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我們代表國家的軍人沾光不少。站在艦上不比美國人矮一截，派來接待的美軍聯絡官巴頓上尉 (Captain Barton)，為人忠厚，熱情負責，抗戰期間曾經到過陪都重慶，很懂得中國的人情世故；接待來自東方的客人，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洗澡理髮留下笑話

我們住進西雅圖空軍基地過境招待所 (Transient Quarter)，洗了一個痛快的澡，海上航行卅七天中，因淡水缺少，大家節約用水，僅僅以淋浴沖了事。第二天吃過中飯去基地理髮室 (Barber Shop) 理髮，在美國理髮很貴，民國三十五年的價格：剪髮 (Hair Cut) 美金一元，洗頭 (Shampoo) 美金伍角，刮鬍子 (Shave) 或稱修面，需美金捌角，擦油吹風 (Blower) 美金伍角，擦鞋 (Shoe Shine) 美金伍角，小費 (Tips) 美金伍角。擦鞋多數由黑人來作，小費係當你理完髮後黑人用毛刷在頸項後面將剪下來的髮屑清除乾淨。有的同學聽不懂英語，理髮師問時乾脆就點頭，全部享受。回到宿舍大家談到理髮時才知道。這些笑話，成了留洋笑料第一章。在過境人員招待所住了伍天，經常到基地福利社 (Post Exchange) 逛、買些日用品外，大家都買隻新手錶，其次是 Parker 金筆。

操洋正步叫洋口令

四月廿九日從西雅圖乘火車，四月卅日上午八時到達美國空軍入伍生學校 (San Antonio Air Command, Texas)，該校在德克薩斯州聖安多尼。位在南部，氣候炎熱，每棟宿舍共住廿四人，兩層樓房，單人床，每排六人，樓上樓下各睡十二人，與美國新兵同住一個營區，房舍用木板搭建，屋頂採用石綿瓦，夏天相當地熱，(下轉四十八頁)